

ル



魯齋遺書卷四下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

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因於弱有應則

或傷於蹙坎無應而凶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願自應而凶之類是也

故諸卦柔弱而致凶皆其數居多豫剛坎恒困井剛健

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

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

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人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



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遜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在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

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此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易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不正矣



不及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  
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  
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  
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  
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  
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

義乎

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  
文少不同今重錄如此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  
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  
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

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  
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  
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  
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  
處陰得中有溥溥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任  
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  
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六五虛中以待  
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尤為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為



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其勢

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柔作險之始也上陰一本柔作險之

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

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一本作錯舉而言之

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

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

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剝物兼入陽之為也柔

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

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

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



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  
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

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  
非正矣隨順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

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  
義為重也屯噬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

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  
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  
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中動居禮制若當大有為之

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  
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  
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  
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于上則明有所  
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  
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略等  
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  
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柔邪



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於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正不中悻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一敬慎曰難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



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間陰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陽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



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與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  
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  
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  
無凶悔吝之辭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  
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作應而後可以成

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順獲吉至  
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

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  
也

坤六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蓋為

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凶咎下作

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  
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  
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  
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  
震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



知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正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為勤之主而六五以柔中

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

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

辭亦異焉

一本作故亦勝於震  
豫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

為美也

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  
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處之難相濟則有

成功之理不待於  
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幾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



不緩待之則有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以六

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

大有為也更或無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

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

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

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

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

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無妄順家人革濟

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大過恒

益巽兌節中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大有

浮小過既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

睽豐旅巽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厭其

欲而終有禍敗者萃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

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

則猶告之豫大壯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

需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



積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

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

曲折艱深辭意隱晦

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况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撰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

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

審矣為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為乾而靜者八千

一本自註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

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八

計三萬二千七八六十八

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九

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六子皆做此一本無正合至此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為

少極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兌離

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而震之坎艮之震

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

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為坤者皆四千二十二而巽之離兌離

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一本無此數却有八

卦靜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千八百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四復消而為二剝二長而至四家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孚中四復消而為三歸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剝五復消而為四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



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筭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弟未得一無之數以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汴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一

三一

三一

二盡



魯齋遺書卷五

時務五事

臣某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陞不知待如此其曷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于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



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 立國規摹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為治也

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木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戩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于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



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  
昭昭可見也國朝初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  
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  
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  
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  
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不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  
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  
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  
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熱而暑  
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

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  
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  
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于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  
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  
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  
金國初亡便常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顧乃宴安逸  
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于前陛下繼  
其難于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  
摹之定又難于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筭已有  
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



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  
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  
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  
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  
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  
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  
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  
直欲躬後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

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  
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  
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  
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  
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  
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  
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  
能步厯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  
能習必使旣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  
物尚爾况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



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入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六事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



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  
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  
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  
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  
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  
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  
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款  
陳于後

###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  
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  
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  
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平日  
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  
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  
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  
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  
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  
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



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  
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于瑣碎之中卒于  
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  
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  
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  
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不牽于愛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虛  
心端意熟思而密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  
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  
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  
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  
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  
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  
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  
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  
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  
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辯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  
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



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  
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  
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賂  
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  
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  
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  
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  
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  
此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悞一事害一人而已人  
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  
怒也有喜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  
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籍其憎以復怨甚至本  
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  
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  
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  
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  
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  
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



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于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于其間責

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于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尤尚警省後世人



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

而人莫能禦如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

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

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于迎

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

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

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

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慎誤至于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

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

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

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亦然然考之

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

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

纒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

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



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相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



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  
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  
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彌變異  
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淳厚  
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  
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  
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  
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  
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  
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  
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  
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  
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  
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君  
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于下恒  
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  
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  
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  
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



右六者難之日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  
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  
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為治萬不  
能也

### 農桑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  
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  
所以為法于天下而可傳于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  
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  
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

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  
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  
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  
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  
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  
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  
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  
許多工夫其不能解理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  
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



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倉庫之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 此篇內皆非全文所謂多削藁者也

用晦 獨斷 重農 興學 經筵 節喜怒 省變  
更 止告訐 抑奔競 欲速則不達



用晦則日益明外露則日益蔽此一段當是用晦之文

北辰居中衆星共王者法天總大綱此一段當是獨斷之文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誼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此以上二段當是抑奔競之文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

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除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

其喜之失云云其至先喜後惡云云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

云云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

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

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廢也人之

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七姬七類甚至

無喜生喜云云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

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



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也此一段當是節喜怒哀之文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

酒荒色荒故不恤今無此失何苦使人不信此一段當

是省變更之文

賈誼告文帝 削地 制敵 貧富不均 禮義刑法

刑不上大夫 上有好者下必甚 人惟求舊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為未遑

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韓魏公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 魏相包孝肅

可欺 張武受金錢 杜衍不壞人 伊尹告太甲有

言遜于汝心云 投鼠忌器 望夷 豫讓此以上皆

疏中節略也

臣某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

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為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

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為不可而其委

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丁巳酉

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

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

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

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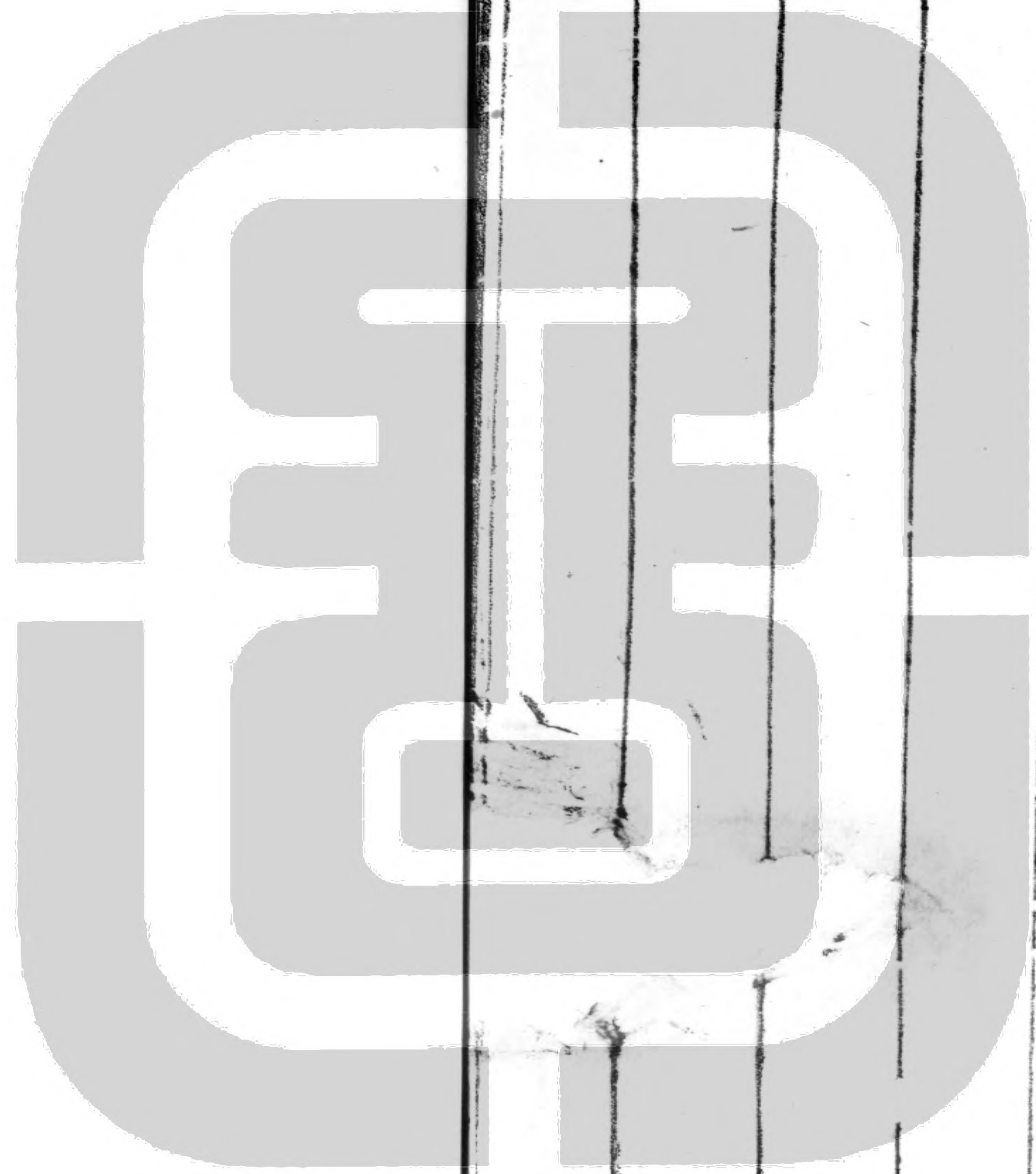


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于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于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不可不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

臣某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爲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以困苦至于己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雲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續不唯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不可之辦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

云以上二段互有不同今兩存之





Vertical line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representing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format.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from top to bottom. There is no legible text within these columns.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far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mark.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vertically.



